

为保护航

WEI HU HANG

叶莺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为爱护航 / 叶莺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7. 2

ISBN 978-7-80587-862-1

I. 为... II. 叶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②诗歌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0656 号

书 名 为爱护航

作 者	叶 莺 著
责任编辑	王红梅(whm1010@126.com)
封面设计	杨聚山
出版发行	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印 刷	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(兰州市定西南路二支路 134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24
印 张	5.5 插页 4
字 数	80 千
版 次	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1 500
书 号	ISBN 978-7-80587-862-1
定 价	12.8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为保护航

WEI HU HUANG

叶莺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·卷首诗·

为爱护航

我独自在天堂的门外徘徊
只为心爱的人儿不能相随
多想穿过深深的云海
再看一眼我难舍的真爱
天堂里并没有人在等诗
思念我的人儿还在盼我回来

我毅然放弃进入天堂的机会
甘愿来到人间受苦受累
纵化鬼魂飘荡在野外
心中的挚爱从不曾更改
愿心爱的人有知音相陪
就算流泪那也是对爱的安慰



初夏的夜晚，风儿凉凉地吹过，带着雨后的清新和湿润，引出了习惯蜗居于钢筋水泥之中的人们，三三两两地在马路边散步。

看着车窗外熟悉的夜景，点点兴奋地对妈妈说：

“看，快到家了。爸爸肯定想不到我们今天回来，我真想现在就见到爸爸，都好久好久没见爸爸了。”

“没那么久，就两个星期。”

“那也是好久，就是好久。”

“好，好，是好久。”

妈妈不无疼爱地拍拍点点的头，旁边的司机也笑了：

“你儿子真可爱。”

“就是太调皮。”

“我就喜欢调皮的男孩，聪明。我有一个女儿，才六个月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突然车前方从人行道上跑下来一个小女孩，追着马路上一个红色的汽球，吓坏了的女孩的妈妈也不顾一切地冲下了马路。

司机已经来不及刹车，便猛打方向盘，伴着一声巨响，面包车狠狠地撞上了路边一棵繁茂的老槐树。一切似乎都停止了呼吸，只有几片尚未成熟的槐叶静静地、轻轻地飘落在了那一片鲜红之上……

朦胧中，点点感觉到身子轻飘飘的，正慢慢地向上升。他看到下面马路上围了许多人，却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。

“妈妈，妈妈。”点点大声地叫，可周围全是浓密的云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点点哭了，哭得伤心极了，直到哭累了，才在那一团棉花般的云雾里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点点醒了。他一睁眼就看到了妈妈，妈妈的眼睛还是那么充满了慈爱地望着他，点点可高兴了。

“妈妈，我们到家了吗？爸爸在哪里？”

妈妈的眼神马上暗淡了下来，两颗大大的泪珠掉到了他的脸上。点点一骨碌从妈妈怀里翻坐起来，向四处打量。他发现他们正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厅里，大厅里的一切都是白色的，连人们的衣服也全都是白色的。对着大门是一堵高得望不到顶的白墙，墙下面开着几个窗口，里面有一些穿白色长袍的人影在晃动。墙的两侧，各有一扇很大的门。左边的门框上写着“天堂”两个字，右边的门框上也写着两个字，他只认识前面一个字是“地”。大厅里还有一些人，有的哭，有的笑，好像都互不认识。

这时，只听一个窗口在喊：

“三十六号，三十六号。”

妈妈站了起来，手里拿着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“三十六”。

妈妈走到那个窗口前，里面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慈祥地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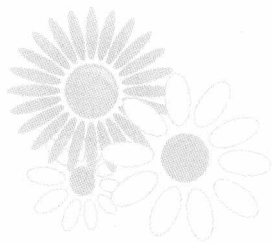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叫肖静文吗？在进入天堂前，我可以满足你们对亲人的任何一个

愿望。比如长寿、富裕、健康、快乐等等。”

“能容许我考虑一下吗？”妈妈犹豫了一下说。

老爷爷和蔼地点了点头。

点点跟着妈妈又回到了长椅上。



窗口又在叫：“三十七号。”

点点看到有一位叔叔站了起来，他想起来了，那是司机叔叔。

“司机叔叔，司机叔叔。”点点喊到。

司机叔叔回头冲他凄凉地笑了笑。

妈妈抱起点点，看了好久，才艰难地说：

“孩子，我们可能要永远地离开爸爸了，爸爸再也见不到我们了，但妈妈会陪着你，永远永远都陪着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们和爸爸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。”

“不嘛，我不想住在见不到爸爸的世界里，妈妈，你带着我去找爸爸吧。”

“点点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听妈妈说，我们已经不能再回去了。我们——我们已经死了，和那个司机叔叔一样，是一场车祸把我们都送到了这里。”妈妈哽咽着说。



“死”对于一个不满五岁的孩子来说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。

“我不管，我一定要见爸爸，爸爸还不知道我会照相了呢，我要把我照的照片拿去给他看，爸爸肯定又会说：‘我儿子真棒’”

“点点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了。刚才老爷爷不是说了吗，他可以满足我们的一个愿望，我们可以祝福爸爸，祝他生活得幸福快乐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妈妈，你就去求求老爷爷，让我们再去见见爸爸吧，就见一下，好吗，妈妈？”

肖静文实在不忍心拒绝儿子这点可怜的要求，又一次来到了窗口。

“对不起，孩子还太小，实在很想他爸爸，能不能允许我们再回去看看？”

老爷爷沉吟了一会说：

“真是可怜的孩子。好吧，我就破例一次，但你要记好了，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回到这里，否则的话，你们就进不了天堂了。千万记住，天亮之前回来，去吧！”

“谢谢老爷爷，谢谢老爷爷。妈妈，我们快走吧。”

“对不起，请等一下。”那位出租车司机追了上来。“你们真的要回去吗？万一赶不回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一定要回去看看，会赶回来的。”

“那能不能麻烦你们去看一看我的妻子和女儿，我已经替她们祈祷过了，她们很快就会快乐起来的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一定去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妈妈领着点点走出大厅，立刻就被一团轻柔的白色云雾包围了，云雾载着他们轻轻地向下飘去。

“妈妈，我们会飞了！”

“是的，好孩子。”妈妈的眼里充满了忧伤。

在远远的下面，点点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亮点。

“妈妈，为什么星星不是在天上，而是在下面一闪一闪的呢？”

“点点，那不是星星，下面是我们的小城，现在是晚上，那一闪一闪的全都是街上的灯啊。”

“噢，那我们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？”

“当然，很快了。”

“噢，我又能见到爸爸喽，我又能见到爸爸喽！”

脚下的云雾，像是一匹识途的老马，径直把他们放到了自家的阳台上。点点高兴极了，他飞一样地飘进客厅。客厅里只开着一盏小小的落地

灯，爸爸闭着眼睛孤独地坐在昏暗的灯影里，怀里紧紧地抱着一本影集。点点扑过去搂住了爸爸的脖子，大声地说：

“爸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可爸爸好像根本就没听见，也没看见似的，没有一点点反应。点点以为爸爸是睡着了，就使劲地摇晃爸爸的头，可爸爸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点点急了：

“妈妈，妈妈，快来看，爸爸他怎么了？”

妈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：

“点点，爸爸是看不见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。”

点点似乎刚开始明白了些什么，他爬在爸爸怀里大哭起来。

肖静文走过去，跪在丈夫面前。她轻轻地抚摩着丈夫的脸。相别半月，加上突然的灾难，使丈夫原本就清瘦的脸，一下子变得憔悴、苍老了许多。

“若凡，若凡。”她轻轻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，那个她在心里默念了一千次，一万次“若凡，我真的爱你。”却始终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语。

肖静文多想再一次躺在若凡的怀里，听他数落自己不会当家，听他取笑她自以为灵感突发的怪诞的幻想，听他给自己下达一些她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去执行的理财计划。习惯于枕着丈夫胳膊入眠的肖静文，真的不敢想像没有了若凡的拥抱，她将如何度过一个个漫漫的长夜。

静文怎能忘记，六年来，在若凡的呵护和包容里，她过着怎样幸福、甜

蜜的日子。多少次，躺在若凡温暖的怀抱里，听着他时断时续的呼噜声，她甜甜地幻想着他们老来相伴时的情景，幻想着自己是多么温柔、多么体贴地照顾着体弱的若凡。因为她坚信，人到老年时，妻子总是比丈夫坚强得多，更何况她是一个倍受宠爱，从不曾劳累吃苦的妻子。可现在，她还没来得及为他做些什么，还没来得及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爱他，有多么依恋他，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……

肖静文搂着伤心哭泣的儿子和并没有感觉到她的丈夫，心都快碎了。上天真是太残忍了，怎么忍心把这么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隔在了阴阳的两界。

窗外的月亮也同情地注视着这不幸的一家人，默默无语地放慢了西行的脚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墙上的挂钟又一次敲响的时候，肖静文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已是凌晨四点钟了。她轻轻地摇醒哭累了点点：

“点点，我们还答应司机叔叔去看看他的家人的，该走了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，我们说话要算数。”

点点拉着妈妈的手，依依不舍地看着爸爸：

“妈妈，我可以去跟我的小熊说再见吗？”

“去吧，妈妈也想跟它说再见。”

点点走进自己的房间，伸手去开灯，可房顶那盏印有蓝猫图案的灯并



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刻照亮他的房间。点点很失望,更伤心了。

借着窗外的月光,点点看到可爱的小笨熊还和往常一样,懒懒地靠在床头上。点点爬上床,想抱起小熊,可他无论怎么使劲,也抱不起小熊。点点又一次哭成了小泪人:

“小熊,小熊。妈妈,我真想把小熊也带到天堂去。”

“点点,爸爸一定会很好地照顾你的小熊的,你就放心吧。”

“小熊,你一定要听爸爸的话,不要惹爸爸生气。再见了,小熊,我会想你的。”

肖静文默默地走出了儿子的房间来到客厅里,她满怀心酸地环视着客厅里那熟悉的一切,再一次深深地凝望着那一张亲爱的脸庞,她真想让时间永远地停留在那一刻。

起风了,淡淡的云影似乎加快了月亮的脚步。

肖静文和点点被那团善解人意的云雾带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,院里还有一间房亮着灯光。

“汪,汪,汪——”突然从窗户下面跳起一条小狗,对着点点和妈妈叫个不停。听到狗叫声,从亮着灯光的房间里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子。她朝院里看了看,对小狗说:

“别叫了,淘淘,去睡吧。”

淘淘依然叫个不停，女主人生气了：

“淘淘，不许叫！”

看到主人真的生气了，淘淘便不再叫了，乖乖地卧在了窗户下，但依然充满敌意地盯着点点和妈妈。

点点一直都很喜欢小动物，尤其喜欢小狗。他并不害怕淘淘，他慢慢地走到淘淘跟前，伸出小手轻轻地抚摩着它的身体。

“淘淘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只是来看看你们的，你别叫了，别把小妹妹给吵醒了。”

淘淘好像被点点的诚意打动了，它友好地冲着点点摇起尾巴。

肖静文牵着点点的手走进了房间。这算得上是一间宽敞的房间，房间里的摆设简单而整洁，靠窗户是一张写字台，写字台对面是一张双人床，床头上方挂着一张放大的结婚照，照片上身着礼服的新郎很自豪地拥着一脸幸福的新娘。而此刻那个悲伤的妻子正坐在床边，一会儿看看床上的小女儿，一会儿看看墙上的照片，不停地抹着眼泪。

肖静文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，她为这对可怜的母女难过，孩子还这么小，看得出她们的经济条件很不好。这时，床上的孩子醒了，哭了起来，年轻的妈妈抱起了孩子：

“月儿乖，月儿不哭。”可她自己的眼泪却像一条小河一样流个不停，



“爸爸不在了，妈妈明天就得去找工作，你可怎么办哪，我苦命的孩子，妈妈怎么能忍心把你锁在家里。”月儿还在哭，她肯定是饿了。

“月儿乖，不哭，妈妈这就给你热牛奶去。”年轻的妈妈只好放下孩子，抹着眼泪去烧牛奶。

点点走上前去，看月儿哭得那么凶，他有点急了，忘记了自己的话人是听不见的，竟对着月儿说：

“小月儿，不哭，妈妈一会就会回来的。”

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月儿竟然不哭了，并且睁开了眼睛盯着他看。点点试着左右摆了摆头，他发现月儿的眼睛也跟着他动，这一发现，让点点兴奋不已，终于有人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了。

“妈妈，月儿看见我了。对了，刚才小狗也能看见我们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点点高兴地对着月儿唱起了儿歌：

小白兔，白又白，
两只耳朵竖起来，
爱吃萝卜和青菜，
蹦蹦跳跳真可爱。

月儿也跟点点，嗯嗯啊啊地唱着。

肖静文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也有点兴奋，脑海里闪出一个模糊的、大胆

的念头。

月儿的妈妈拿着奶瓶走进屋子，月儿高兴地抱着奶瓶，咕嘟咕嘟地喝着，小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的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肖静文轻轻地拉着儿子，来到了院子里，坐在台阶上。

清凉的晚风一吹，肖静文脑海里那个模糊的念头渐渐地清晰了起来：如果我们不去天堂，那我们就可以永远和若凡在一起，还可以白天来照看月儿，晚上回家去陪伴若凡。

肖静文被自己这个大胆的念头吓了一跳，静下心来仔细一想，又觉得这个想法未尝是不可行的，能跟自己最亲最爱的人在一起，就算进不了天堂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肖静文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点点，点点高兴极了：

“妈妈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母子俩就这么依偎着、幻想着、计划着他们的明天……



不知不觉，东方已经微微地露出了鱼肚白。

“太阳出来了。”点点惊喊道。

母子俩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心底里慢慢地升起一股悲壮豪迈的情愫。妈妈紧紧地握着儿子的小手，勇敢地迎来了第一

束阳光。

清晨的阳光给这个被悲哀笼罩着的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机。淘淘伸了几个懒腰，开始在院子里跑跳着玩。屋檐下的小燕子也醒来了，站在晾衣绳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叫。

“妈妈，你听，小燕子在说：‘不吃你的米，不吃你的面，来年春天抱一窝燕’。”

肖静文仔细一听，还真是这几句呢。

“哇——”月儿又开始哭了，直到妈妈把热好的牛奶瓶放在她手里。

月儿喝牛奶的时间，她妈妈开始做家务，麻利地扫院子、擦桌子、拖地，还洗了几件月儿的小衣服。

月儿喝完了牛奶，开始挥动着两只小手自己玩，不时地冲着头顶上叮当作响的风铃开心地咧嘴笑。其实，月儿是个很乖的女孩，只要肚子不饿了，身体没什么不舒服的，她就不会哭闹，吃饱了自己玩，玩累了就睡觉。

月儿妈妈收拾好了一切，才坐到了床边，看着无忧无虑、天真可爱的孩子，她的心又抽紧了，她将不得不去找工作，不然母女俩可怎么生活呀。她坐在那儿发了半天呆，最后还是狠着心找了一条长围巾，先绑着月儿的胸部，把她系在了床头上，又很仔细地把床上一些有危险的东西，统统收拾到了沙发上，这才匆匆忙忙地锁上门出去了。